

出土医方中的多音节量词*

张俊之

(西昌学院 中文系,四川 西昌 615013)

【摘要】在出土医方中,量词以单音节居多,但也有一些多音节量词。本文对其中的“三指撮”、“刀圭”和“方寸匕”加以讨论。

【关键词】出土医方;量词

【中图分类号】H141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673-1883(2009)04-0011-02

在古汉语中,单音节词占优势,量词也不例外。在现代汉语中,双音节词占优势,但量词依然是以单音节为主,多音节量词很有限,一般都是名量词与名量词(如“吨公里”)、或者名量词与动量词(如“架次”)组合成的复合量词。在众多汉语语法史著作中,几乎都没有讲到古汉语中有除外来词以外的多音节量词。刘世儒先生发现有“榘度”(译自梵语 skardha,或译作“榘度”、“干度”、“塞榘陀”、“塞榘图”、“娑榘图”)、恒沙(“恒河沙”之省略,佛家常用来譬喻众多),另外,“偈”这个专门用于佛门的量词也常译作“伽佉”、“伽陀”、“偈陀”或“伽他”(译自梵语 G ā th ā)。^[1]这都不是汉语土生土长的量词。在研究古代医籍的表量系统时,我们从出土医方^①中发现了三个多音节量词。

一 三指撮

最迟在《说文》时代,“撮”的量有了规定,就是“四圭”,很可能这时“撮”已是器量合一的量词(陕西出土的隋墓中就有铜撮),不过这应是后来的事,最初是用手指撮取的。正因为这样,所用手指的多少就直接关系到量的多少,所以在“撮”前用“三指”加以限制说明,“三指撮”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早期传世医书如《素问·病能论》治酒风方中有“三指撮”;出土医方从马王堆医书、关沮医简到武威医简,共出现二十一次之多;《说文》和颜师古注《汉书》都提到“撮”就是“三指撮”(详后)。可见“三指撮”在秦汉时期是一个常见的医方量词。

三指撮表示用三个手指前端所撮取的粉末状或颗粒状药物的量。如:

(1)□□、薪(辛)夷、甘草各与【𪚩】鼠等,皆合捣,取三指最(撮)一……饮之。(五,23~24)

(2)诃(每)食,以酒饮三指最(撮)。(养,33)

(3)取车前草实,以三指窞(撮)入酒若鬻(粥)中。(关,312)

(4)治龙骨三指撮,以鼓<鼓>汁饮之。(武,54)

由于以三指所撮药物的量是非常模糊的,为了更加精确,便在“撮”前后加上一些限制成分,于是有“三指大撮”、“三指小撮”和“三指撮到(至)节”等;“撮”前加数词则表示撮取的次数,如“三指三撮”等:

(5)屑勺(芍)药,以□半栝(杯),以三指大掣(撮)饮之。(五,72)

(6)因取禹熏、□□各三指大最(撮)一。(杂疗,13)

(7)节(即)其污者不【能】,三指小最(撮)亦可。(杂疗,39)

(8)牡【厉(蛎)】一,毒莖治三,凡【二】物□□。取三指最(撮)到节一。酰寒温适,入中□饮。(五,162~163)

(9)炙蚕卵,令萋萋黄,治之,三指撮至节,入半栝(杯)酒中饮之。(五,203)

(10)即有颈(瘰)者,治,以三指一撮,和以温酒。(五,42)

(11)每旦以三指三最(撮)药入一栝(杯)酒若鬻(粥)中而饮之。(五,439)

“三指撮”以“撮”为核心。小徐本《说文·手部》:“撮,四圭也。一曰二指撮也。”大徐本《说文·手部》:“撮,四圭也。一曰两指撮也。”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“量多少者不失圭撮”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说:“四圭曰撮,三指撮之也。”可见,“撮”就是“三指撮”或“二指撮”、“两指撮”。究竟是“三”呢,还是“二”、“两”呢?

从传世文献来看,只见有“三指撮”,比如:

(12)以泽泻、术各十分,麋衔五分,合以三指撮为后饭。(《素问·病能论》)

“三”何以成了“二”、“两”?清人段玉裁注《说文》时对此的解释是:“小徐本作‘二指’,‘二’疑‘三’之误。大徐本又改为‘两’耳。”^[2]

现从秦汉简帛医方来看,“三指撮”共出现20次,以“三指撮”为核心的术语出现11次,而“二指撮”只出现1次:“食以二指最(撮)为后饭”(养,150~151,整理小组的释文为“食以二<三>指最

收稿日期:2009-09-12

*基金项目:西昌学院社科科研项目(XB0502)。

作者简介:张俊之(1969—),男,四川苍溪人,讲师,硕士,主要从事汉语史和方言研究。

(撮)为后饭”。我们作统计时也作“三指撮”处理)。如此大的悬差只能说明这里的“二指撮”其实就是“三指撮”。由此可以肯定,在书写过程中,确有把“三”写作“二”这样的笔误。段玉裁虽然用了“疑”字,但已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小学功底之深厚和注解《说文》之精准。还有,段玉裁注《说文》“撮”字说:“此盖医家用四圭为撮之说”。他已经明确指出“撮”为医药行业术语。

二 刀圭、方寸匕

之所以把这两个量词放在一起讨论,是因为两者之间有进位关系。《名医别录·合药分剂法则》:“丸散云刀圭者,十分方寸匕之一。”本为量器,借用作量词,在先秦没有出现,应该是汉代才产生的。从出土文献来看,“刀圭”在居延和武威医简中均用,“方寸匕”在武威医简中出现达十二次之多。传世文献亦不乏用例,如葛洪《抱朴子·金丹》:“服之三刀圭,三尸九虫皆即消坏,百病皆愈也”,张仲景《伤寒论·太阳病上》:“上五味为散,更于臼中杵之,白饮和,方寸匕服之。”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种枣》:“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,酸甜味足,即成好浆。”由此可见,这是两个在汉代及中古都常用的量词。

刀圭本是用以量药的量具名,借用作量词,为一方寸匕的十分之一,用于量散剂。《名医别录·合药分剂法则》:“丸散云刀圭者,十分方寸匕之一,准如梧桐子大也。”凡3现:

(13)伤寒四物:乌喙十分,细辛六分,朮十分,桂四分。以温汤饮一刀圭,日三夜再,行解。不出汗。(居,89.20)

(14)(取药)合和,使病者宿毋食,旦饮药一刀

圭。(武,45)

(15)(取药)合和,以米汁饮一刀圭,日三、四饮,征出乃止。(武,70)

方寸匕本亦是药物的量具名,借用作量词,指用方寸匕所取药物的量,用于量散剂。《名医别录·合药分剂法则》:“方寸匕者,作匕正方一寸,抄散,取不落为度。”正因为是“抄散”,所以凡是用“方寸匕”量的药物,前面都有“冶”、“合”或“合和”加以说明。均见于武威医简,如:

(16)以方寸匕先铺饭米麻(糜)饮药耳。(8~9)

(17)以方寸寸<匕>酢浆饮之。(52~53)

(18)半方寸匕一,先铺饭酒饮。(81)

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有“量多少者不失圭撮”的说法,“圭”是较早的量器,取药之圭,其形似取食用的“刀”,故名曰“刀圭”。“方寸匕”因其大小为“正方一寸”而得名。这两种用具主要是医者取药、量药之器,其使用范围不及合、升、斗广泛,进位关系只存在于这两者之间,而与其它容量单位量词没有进位关系。

汉语对多音节的量词似乎是很排斥的。比如说“打”,它来自英语“dozen”,曾经有人把它译作“打臣”,就没能通行;梵语 G ā t h ā ,到了汉语里,一般也只取其第一个音节,译作“偈”。“三指撮”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,它就没有“撮”那么有生命力。“刀圭”就是刀形之圭,“方寸匕”就是正方一寸之匕,与“三指撮”一样,都是偏正结构,我们所见文献中也不乏“圭”和“匕”,是否就是它们省略而成的呢,目前我们尚不能肯定,但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不管怎样,汉语史上出现过的多音节量词还是值得去认真探讨的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:

①本文所用材料为: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肆)》,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,其中包括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养生方》、《杂疗方》、《胎产书》和《杂禁方》五种医方。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《关沮秦汉墓简牍·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》,中华书局2001年版。甘肃省博物馆、武威县文化馆合编《武威汉代医简》,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。居延、敦煌医简见张显成先生集录《简帛方剂、本草文献》,见《简帛药名研究》(附录二),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。引例用各简帛名第一二字为简称,其后数字为简帛行号。

[1]刘世儒.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
[2]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

Polysyllabic Classifiers in Unearthed Prescriptions

ZHANG Jun-zhi

(Chinese Department, Xichang College, Xichang, Sichuan 615013)

Abstract: Although the monosyllabic classifiers are dominating in the unearthed prescriptions, there are some polysyllables. This paper discussed Sanzhicuo(三指撮), Daogui(刀圭) and Fangcunbi(方寸匕).

Key words: Unearthed Prescription; Classifier

责任编辑:周锦鹤